

印度短篇小說集

印度 克·錢達等著

袁 若 譯



潮鋒出版社

印度短篇小說集

〔印度〕 克·錢達等著

袁 若 譯



潮鋒出版社

書中如發現有裝釘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КРИШАН ЧАНДАР и др.
ИНДИЙ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本書根據1953年莫斯科真理報出版局出版第十四、十五期

星火小叢書 Вера Быкова 等的俄譯本譯出

印度短篇小說集

★版權所有★

原著者：〔印〕克·錢達等	出版者：海鋒出版社 上海（黃浦區）中央路24號210室電話10733
翻譯者：袁若	排印者：奎記印刷所
校者：魯林	封印者：光藝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平	平裝釘者：興華裝釘所

〔本書1953年9月付排〕 〔文學——短篇小說〕

初版1953年11月・32開・71000字・154定價頁・甲1—10000(91)

定價：4,600元

本書內容簡介

這本小說集裏的八個短篇，都是現代印度進步作家的代表作。作者們憤怒地把印度人民在帝國主義者壓迫下所遭受的種種奴役和剝削描寫了出來。帝國主義者支持印度的封建政權，挑撥印回之間的互相殘殺，以便達到其征服印度人民的罪惡目的。但是印度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他們不管一切困難，堅持着民族解放的爭鬥。小說在這方面忠實地表現了印度人民的覺醒，以及他們爭取自由獨立的必勝的信念。

AE 78/04

目次

蘇聯 尼·吉洪諾夫：

序

普列姆·強德：

順從（俄譯者：奧·霍爾姆斯卡雅）

克里山·錢達：

婚事（俄譯者：維·貝柯瓦）

摩爾克·拉治·安納德：

鞋匠和機器（俄譯者：尤·米爾斯卡雅）

摩爾克·拉治·安納德：

克什米爾的田園生活（俄譯者：尤·米爾斯卡雅）

五

四

三

七

一

那符德傑：

新氣象（俄譯者：伊·斯吉芬）…………… 九

那符德傑：

回到祖國去（俄譯者：尤·米爾斯卡雅）…………… 九

伊布拉基姆·查理士：

自由的奴隸（俄譯者：維·貝柯瓦符·貝柯夫）…………… 九

馬尼克·龐涅爾傑：

憤怒（俄譯者：尤·羅曼采夫·愛·鮑洛維克）…………… 三三

關於作者…………… 三三

序

蘇聯 尼·吉洪諾夫

這個選集裏所收的，都是現代的印度作家、進步的文學代表的短篇小說；他們的才能各有不同，甚至是用不同的文字寫作的，但却統一在一個主題之下——他們寫的都是普通的印度人的生活。

在摩爾克·拉治·安納德或克里山·錢達的作品裏，正像在查理士·那符德傑、龐涅爾傑的短篇裏一樣，讀者找不到異國風情的印度、熱帶的美麗和不足爲外人道的祕密，看不見幽美的東方生活的描寫。不，這些作家寫的全是赤裸裸的真相：印度各地的農民、手工業者、小職員的生活。他們正生活在貧窮、絕望、不平之中。這些小說中的社會動機完全暴露了出來，即使有時是一種樸實的題材結構，也不妨礙看到這些場面之後的寫實主義的悲哀可怕的實況，從而引起讀者對千萬人的災難表示憤怒和同情。

在摩爾克·拉治·安納德的小說裏，當因爲無休止的艱重工作而損壞了身體的鞋匠

快要死的時候，他的同鄉們說，這是縫紉機這個魔鬼殺死了薩烏達加爾。殺害印度人，使印度人殘廢的魔鬼——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壓迫的魔鬼。這個魔鬼不但掠奪印度人民，而且支持了世代壓迫者的封建政權（克什米爾的田園生活），它唆使回教徒反對印度教徒，反之，又安排下瘋狂的屠殺，以引起報復的仇恨和殺心（回到祖國、自由的奴隸），它給與地主及其土匪性的走狗以統治農村的權力（憤怒、新氣象）。

馬尼克·龐涅爾傑描寫一個貧農布哈依拉勃，同時指出：「……當這些人怒火勃發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對於現實的概念。」

可能如此，收在這個集子裏的小說的作者們，毫無疑問是在憤怒的時候描寫印度的生活的，但同時他們並沒有失去對於現實的概念的。

他們清楚地看見並知道印度。普列姆·強德在小說「順從」中正確地描述了一個小人物對於驕傲的英國主人的反抗，來作爲一個理解人的尊嚴的運動。那符德傑在小說「新氣候」中說到一些人在農村中鬥爭地主，同心協力幫助爲爭取正義而在牢獄中犧牲的戰士的家庭，伊布拉基姆·查理士在描寫貧窮襲擊「巴布」丁·穆罕默德的時候，找到了正確鮮明的色彩，揭穿了欺騙印度來的難民的可怕謊言；當難民們去尋找允許他們幸

福的巴基斯坦的時候，却沒有幸福，沒有希望，什麼也沒有。人們命中註定了是飢餓和死亡。作者說：「僅是哭喊和申訴是打不開巴基斯坦的大門的。」

但是印度人民不管艱難生活中的窮困，仍舊進行着毫不間斷的鬥爭，例如安德赫拉的農民，加爾各答、孟買、麻德拉斯的工人和手工業者，特拉凡柯拉——柯琴娜和克什米爾的人民。

印度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因為他們是有才能的刻苦耐勞的人民。這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古蹟的人民，這是了解美好將來的建設者和畫家的人民。的確，印度是一個具有驚人的氣象、真正的奇景的國家。所有這些奇景和財富總有一天會屬於人民的。

世代的壓迫者、本國的和外來的統治者，決不可能把印度人民的精神財富掠奪一空。驕傲的反抗精神是永遠存在的，它抗議着奴役和貧困，抗議着兄弟鬩牆的殺戮，抗議着愚昧和強暴，它活在旁遮普人的心裏，馬拉巴爾人的心裏，塔米爾人的心裏，它活在城市和農村裏，高山和深谷裏。

正是普通的印度人組成了爭取未來幸福的大軍。這些一無所有的窮人，——是有偉大的真正感情的人，克里山·錢達在小說婚事中很好地描寫了他們。

一個貧窮的老婦人，在婚禮之夜的黎明，看見自己的兒子和媳婦睡在舊被子裏，感受了極大的激動。『由於母愛的偉大神聖的感情，她週身一陣冷。她用幸福的目光環顧了院子一下，好像是向無窮的艱難困苦挑戰，她說：「你們看啊，仔細地看啊！你們面前是兩朵美麗的大地之花啊！」』

印度的作家們希望以自己的作品爲祖國的人民服務。他們希望在這整個『泥濘、暗無天日的貧困和痛苦中』，看見『美麗、純潔和良善』。他們希望表現出偉大人民的覺醒，他們的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他們的力量就在這裏，他們對於勝利的信心也就從這裏開始。

順從

普列姆·強德

事務員是世界上最順從的人。你向一個工人狠狠地看一眼，他會照樣還你一眼；你罵一個腳夫，他會把給你扛的東西往地上一扔；你侮辱一個叫化子，他會想法子臊得你滿臉通紅；即使是一條驢子，如果你把牠打得太久了，牠也會踢起腳來的。事務員可不是這樣子：你沖撞他，侮辱他，打他，罵他，他總是不作一聲地受下去。他有一種抑止自己感情的本領，這種本領甚至連懺悔苦修多年的和尚也不能有所解悟。他是知足的化身，皈依的典範，忍受的榜樣，尊敬的極致。他身上兼有種種德行。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永遠倒楣的。就連一個可憐的農民的茅屋頂也有快樂的時候。在『杰瓦里節』——燈節——夜裏，茅屋掛上了燈。新鮮的大雨洗刷它，重新探出頭來的太陽摩娑它，但是『巴布』●生活的單調卻沒有什麼來打攪。沒有一綫光明透過他的生活的黑暗。微笑從來沒照亮過他的嘴唇。拉拉·法泰赫·強德便是這苦人兒中的代表。

法泰赫·強德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勝利的月亮』，但是就我們主人公的性格來說，稱他爲『失敗的奴隸』倒是更合適的。他服務失敗，生活失敗，交友失敗——接二連三地到處失敗。他沒有一個兒子，倒有三個女兒，他沒有一個兄弟，倒有三個小姨子，並且一貧如洗。他是個生來就有良心、就有同情心的人，這就是說，誰要像這個樣子，誰就要被人家騎在頭上。同時他的健康也是無法自誇的。他三十二歲，可是頭髮已經見白了。他眼睛無神，面色蒼白，兩頰內陷，脊背彎曲。他心上沒有勇氣，手上沒有力氣。他每早九點到事務所，每晚六點回家，再出去到什麼地方去他就沒這個精神了。事務所外面的事和家外面的事，他一概不知。現在和將來，天堂和地獄——一切在他看來都在他服務的那個事務所裏。宗教他是不感興趣，娛樂也是如此。他已經記不得他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抓着牌的了。

是冬天，天空遮着淡淡的雲。五點半，當拉拉·法泰赫·強德下班回家的時候，屋子裏已經點上了蠟燭。像平常一樣，他躺在黑房間裏的小床上休息半個鐘頭；否則他簡

直沒力氣張開嘴巴。他還躺着，忽然屋前起了一陣喧嚷聲。有人嚷着，高聲叫他的名字。拉拉·法泰赫·強德的小女兒出去看是什麼事，一會兒回來說，這是事務的信差。法泰赫·強德的妻子莎黛這時正在洗碗碟。

「去問叫他做什麼，」她說，「爸爸才打事務所回來。又要他去幹什麼啊？」
來人回答說：

「先生要他。說是非常需要。」

拉拉·法泰赫·強德的瞌睡沒有了。他抬起頭來問道：

「外面是誰？」

「是事務的信差，」莎黛說。

「信差？做什麼的？是不是先生叫我？」

「是的。說是非常需要。你的這位先生真是個怪人！少了你就一刻不能過了！他嫌你在事務所裏整天坐着還不够。你去說你不能去。他能把你怎麼樣？撤差事嗎？讓他去！沒什麼後悔的！」

法泰赫·強德噤哩咕嚕的，好像和自己說話：

『我好像都做好了。』他還能要我做什麼呢？奇怪！』隨後他向仍舊站在屋面前的信差叫道：『我就來！』於是一面哼哧哼哧地起身。

『先喝點，』莎黛說。『要不和信差說起話來又全忘了。』

她給他拿來一鉢子扁豆粥。法泰赫·強德已經下床了，可是看見吃的，便又坐了下來。他用那雙餓眼把粥看了一會。然後問道：

『孩子們吃過了？』

『吃過了，吃過了！』莎黛生氣地回答說，好像等着問這句話。『自己的一份都拿了。現在該你吃了。』

這時候，法泰赫·強德的小女兒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呆呆地立在離小床幾步遠的地方。莎黛瞧了她一眼，好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

『要你在這裏做什麼？』她嚷着。『上街玩兒去！』

『別衝着她嚷，』法泰赫·強德說，『你把孩子吓着了。』上這兒來，強妮，跟我坐。吃粥。』

但是強妮害怕地看了母親一眼之後，跑出了房間。

『粥這麼少，』莎黛說。『分起來，就一點不賸了。你給了這一個，兩個大的又要來了。』

街上又傳來信差的喊聲：

『快點呀，「巴布傑」●，時間快到了！』

『你去說，不去！』莎黛說。

『我靠他吃飯，怎麼能不去？』

『他把你趕出來死！你照照鏡子看。你這個樣子倒像在醫院裏躺了半年了！』

法泰赫·強德吃了幾匙粥，又找補了一杯水，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你磨了好久啊，「巴布傑」，』信差對他說。『這會兒得跑步去。要不然先生罵你，怎麼說他也不要聽。』

法泰赫·強德試跑了幾步，但是很快就上氣不接下氣地站住了。

『讓他罵去吧，』他說。『我不能跑。他在什麼地方等我們：家裏還是事務所裏？』

●「巴布傑」(Baoyake)，可敬的巴布。——原註

「他幹嗎坐在事務所裏？」信差回答說。「你看他是什麼人：國王還是奴隸？」

走快路在信差是習慣的。法泰赫·強德可早就不慣走快路了。但這怎麼能老實說呢？驕傲不許他說。他努力不落在信差後面，但這在他是很困難的。他胸口撲通撲通地直跳，呼吸斷了。後來頭突然轉起來，渾身淌粘汗。眼面前火星子直冒。信差粗聲粗氣地衝他吆喝道：

「喂，快啊，「巴布傑」！你像個王八爬呢！」

法泰赫·強德好不容易才說出來：

「你前頭先走。跟他說，我就到。」

他在路沿上坐下，兩隻手抱着頭，喘不過氣來。信差一句話沒有，只瞧瞧他，就又走他的路了。法泰赫·強德提心吊胆地想，天曉得，這個鬼也許會在英國人面前說他的壞話。他使勁站起來，慢慢向前走。他是這樣無力，恐怕連一個小孩也能把他推倒的。但他還是走，跌跌撞撞地終於捱到了先生的別墅。

先生在遊廊上踱方步。他時時往側門那邊張望，看見誰也沒來，就越是上火。信差到了的時候，先生喝道：

「你掉在哪兒的，這麼些時候？」

信差站在遊廊的台階上回答道：

「先生，法泰赫·強德弄了那麼久，我等不得他了。回頭路我是跑來的。」

「『巴布』對你怎麼說的？」先生打着印地話問，心裏頭氣不和，把字念別了。

「他馬上就到。我整整等了他一個鐘頭，直到他離家。」

這時候，法泰赫·強德進了別墅的大院子，到跟前朝先生深深一鞠躬。

「爲什麼這麼久？」那一位吼了一聲。

看見他的臉色，法泰赫·強德渾身發一陣冷。

「先生，我打事務所回去一共才半個鐘頭。信差一叫我，我就把什麼都擱下來趕到

這兒來了。」

「撒謊！我等了整整一個鐘點！」

「先生，我不撒謊。也許，我在路上久了，因爲我覺得心裏很難受，可是您一叫

我，我就出來的。」

先生在空中揮揮手裏的手杖。根據各種象徵，他是吃醉了。